

郭书田 陆学艺 温铁军 联合推荐

历时三年，中国农大教授呕心沥血，追问中国农村的命运何去何从

农民为什么 离开土地

朱启臻 赵晨鸣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农民为什么 离开土地

朱启臻 赵晨鸣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 朱启臻, 赵晨鸣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15-0377-0

I. ①农… II. ①朱… ②赵… III. ①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②农业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1880 号

书 名: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出版人: 董 伟

作 者: 朱启臻 赵晨鸣

责任编辑: 银 河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4

印 次: 2011 年 5 月 第 1 版 2011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377-0

定 价: 38.00 元

主 编 朱启臻 赵晨鸣

副主编 高春凤 曾富生 杨汇泉 龚春明

参加调研和撰稿者 (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腾宇 王 毅 白丽萍 孙白露

朱健楠 张亚蕾 张光誉 芦晓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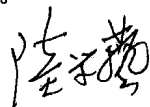
张丹丹 孟 玲 梁 怡 陈 佳

管林鲜 傅姗姗 魏宗仁

未来的农业不能靠老年人来维持（序一）

最近农产品的涨价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农业安全问题的探讨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朱启臻和赵晨明主编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为我们思考农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基础。目前威胁农业的两大因素，一是来自耕地的减少，所以我国要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另一个因素是大批青壮年农民从土地上逃离。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还会有更多的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转移应该以不威胁农业安全为最低限度。朱启臻教授的调查所反映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值得关注，耕地抛荒、力不从心、粗放经营等在一些地方比较严重。人们种田的积极性降到了低点。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耕地保护更复杂，也更困难。

未来的农业不能靠老年人来维持，而是要靠新型农民；未来的农业不能仅靠对土地的感情来维持，而是要靠新的组织形式；未来的农业更不能靠强迫农民种地，而是靠增加农民收入，造就一批愿意献身农业的职业农民。而要完成这样的转变，需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更需要形成全社会关心农业的氛围。《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是作者带着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深厚感情写出的，其重要价值不仅在于让人们重新认识农业的地位，而且在于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发人们尊重农民、关爱农业。“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当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农民和非农民都对农业有个正确认识的时候，“三农”问题的解决才具有了真正的社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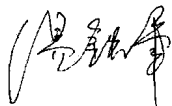


2010年12月8日

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何在（序二）

这是一部充满着对农民的感情和中国农业责任的书。既能感人肺腑，又能给人以诸多启发。《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的作者不是就农业论农业，也不是就农民论农民，不是仅描写农民生活和农业劳动的艰难困苦，而是从探讨农业的本质出发揭示了农业、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活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再审视农民为什么会离土而去？留守的农民为什么难以增收？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何在？政府的农业责任如何体现和怎样体现？遵循这样的逻辑，我们对农业的理解就有了更清晰的思路和脉络。

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一改坚持多年的“农业现代化”指导思想，转而提出“现代农业”这一更加符合生态文明的农业发展新思想，并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在“现代农业”的政策思想上又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要把农业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长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农业科技，也需要制度创新。如何使被冷落的土地不再被冷落，如何重新唤起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我们从这样的视角思考中国农业发展时，就会发现无论是哪种农业的发展模式，都应该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突出地位，只有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农民得到了实惠，农业才能有后劲。因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农民与农业关系的协调。因此，规模农业也好，生态农业也好，旅游农业也好，关键在于看农民是否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我们现在讨论农业安全问题，其实也是关注农业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更安全的农业需要更高素质的农民。相信朱启臻和赵晨明主编的《农殇》一书，对营造全社会理解农业、支持农村、关心农民的社会氛围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0年12月19日

主编自序

火辣辣的是你太阳下的脸，
硬朗朗的是你扛着月亮的肩。
厚厚实实的大手爬满了老茧，
放下那个锄头哟又握起了收割的镰。
吼一声信天游，壮一壮胆，
要把那苦日子甩在沟里边呐吃嗨！

火辣辣的是你月亮下的脸，
硬朗朗的是你扛着日头的肩。
不会拐弯的心肠牵着肝胆，
端起那个饭碗哟就跟穷字说声再见，
吼一声信天游，万山红遍，
要把那好日子揣在怀里边呐吃嗨！

一袋旱烟抽个没完，
一支呐谣曲哼个不断，
丰收的歌儿唱的是苦辣酸甜，
幸福的歌儿唱的是今天明天。
中国农民我的父兄，
一辈子爱中华，默默无言。

由歌手春雷演唱的《农民父兄》道出了农业劳动的艰辛，也表达了农民的性格和对生活的追求与满足，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纯朴憨厚

的、正在默默耕耘的农民的形象，农民的诚实、热情、希望、无私的奉献，尽管农业耕作饱含着血和泪的劳苦，但农民永远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满足和对未来的希望。

今天的农村不再是昨天的农村，农民也不再是过去的农民。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农民，认识农民和社会的关系，认识农民的社会地位，以及农民和我们每个上一辈儿还是农民，而今不是农民的人的关系。

我是一个曾经当过农民，而后在农业大学读书，如今又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研究农民问题，所以被人称为“农民教授”（因为在中国，只要是当过农民，以后无论他做了什么工作，都会在他职业的前面加“农民”二字，如进城务工了被称为“农民工”，已经是企业家了，也被人们称为“农民企业家”。只要当过农民，一辈子就贴上了农民的标签，享受着有别于他人的歧视性待遇，一辈子也是难以抹掉的）。骨子里就带有了农民倾向，看问题就会更多地站在农民的角度来思考，因此，也就有了本研究。

拯救农业，是我们对在农村调查时受到的最为强烈冲击的一种回应。只要和农民打交道，我们就很容易感受到农民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不容易，可以感受到农村人希望转变身份，到城镇谋生存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力量，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到陌生的城市去谋生；也正是这个原因，农村逐渐成为了老年人的社会，老年人生活的孤独、对农业生产的无奈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当我们深入一个又一个村庄调查哪些人还在种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老年人在种地”，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再过十年谁来种地？”这个问题也就成为本研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农民和基层干部们普遍担心的问题。

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担忧，我们开始了为期18个月的农村调查，从2009年5月开始，到2010年11月结束，我们先后对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四川、重庆、山东、黑龙江、安徽等省市的20多个乡村进行了访谈。我们访谈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试图了解这样一些问题：

现在村庄里哪些人在种地？

他们怎样种地？

对农业发展有哪些影响？

如何应对已经出现的农业劳动力缺失问题？

未来的村庄谁来种地？

以上问题的提出，目的有两个：首先在于揭示农民与农业的关系，克服在思考农业问题时“见物不见人”的思维习惯。明确农民是发展农业的主体，避免重视农业的同时伤害农民的利益。其次，要揭示农业与政府的关系、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农业安全是政府的责任。然而，农业安全与农民的利益并不总是吻合的，而是经常出现矛盾甚至冲突，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政府支持农业，保护农民利益。通过保护农民利益实现国家的农业安全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口号已经多年了，财政支农的资金也在逐年增多，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全社会关心农民、关爱农业的社会氛围，使中央的政策和各项惠农政策打了折扣。有人说“只有农业出了大问题，才能引起人们对农业的重视”，这话不无道理，确实是当人们衣食无忧时，想不到农业有什么重要的，当然更想不到农民。当他们吃不上饭了，才会想起农业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能等着农业出了问题那天，再谈农业的重要性，再谈如何解决农业问题。“马后炮”的研究尽管也可以评价为“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是社会为此要付出惨重代价。而且人们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在农业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学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防患于未然”。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从数百篇调查案例中选择了40多篇，把农民生活状态、农业面临的问题和人们对发展农业的种种探索形象生动地展示给大家，旨在引起读者对农业问题的思考，对农民与农业关系的思考。以此唤起全社会对农民的关心和对农业的关爱，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支持农业的社会氛围，拯救农业才有了社会基础。

难道真的是“农殇”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

朱启臻

2011年1月5日 于北京

目 录

未来的农业不能靠老年人来维持（序一）	陆学艺	001
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何在（序二）	温铁军	002
主编自序	朱启臻	003
第1章 好好学习，一定要离开农村		001
无奈的逃离		004
好好学习，一定要离开农村		008
不离乡也要离土		012
即使农业挣钱，也不愿意从事农业		019
“会种地”也不种地		025
退伍兵的理想		031
“出来了，就不会再回去”		036
我想属于城市		043
只为那一个梦想		050
人往高处走		056
三代人的共同心愿：不再种地		062
第2章 “真不知道以后谁来种地”		068
孩子捡食了毒苹果干		071
一个十四岁的主要“劳动力”		077
村里找不到一个能干重活的		083

老窑洞里的故事·····	089
全村只有极少的年轻人·····	095
阡陌独舞的留守小媳妇·····	103
女孩子更不能留在农村·····	108
不得已留守，别样逃离·····	116
无助老人与土地的羁绊·····	122
相依为命的留守祖孙·····	127
“真不知道以后谁来种地”·····	132
 第3章 “我们将来吃什么？” ·····	139
无奈的抛荒·····	141
“够吃就行”·····	148
三个老人一起种地·····	155
当农民活着就没有退休·····	159
一厢情愿的寄托·····	170
84 岁的老人和 8 分田的故事 ·····	175
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	181
守着土地，等着儿子回来·····	187
种地撑不起心中的希望·····	192
消退的土地情结·····	200
老书记的担忧：“我们将来吃什么？”·····	204
 第4章 农村和农民能消灭吗？ ·····	210
从事生态农业的一家·····	212
志在务农的年轻人·····	222
“农场主”的加法与乘法 ·····	229
返乡创业的人们·····	237
离土未离乡的木耳大户·····	248

西方的养猪大户·····	254
讷河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61
“以一当百”的农机手·····	272
能轻轻松松种地吗·····	286
第5章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	294
谁是农民·····	295
农民的工作内容是农业活动·····	303
农业是个公益性产业·····	320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330
没有农民的土地·····	337
如何才能留住农民·····	345
言犹未尽·····	362
希望更多的人行动起来（跋）·····	赵晨鸣 369
后 记·····	朱启臻 371

第1章

好好学习，一定要离开农村

“离开农村”成了几乎所有人的共识和努力的方向，父母对孩子讲得最多的是“好好学习，否则就只能当农民”；教师教育学生也是“考不上大学，没出息，就只能当农民了”；社会为人们树立的一个又一个榜样，都是怎样努力成功离开农村的典型。

谈到中国农民，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农民“守土”和“守常”观念，农民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热爱的土地和朝起暮栖的家园。因为“背井离乡”和“妻离子散”包含着十分悲惨的含义。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的观念突然发生了变化，“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不仅被人所接受，反而成了时髦的行为。一个老乡告诉我说：“现在的农村女孩都愿意找外出打工的小伙子，谁也不愿意找一个留在农村当农民的。”在我们的调查中，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南，最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除非傻子留在农村”。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才形成了中国的“民工潮”。

每年春节前后，无论你在旅途上，还是在电视里，一定都曾见过浩浩荡荡的农民工队伍。这支队伍庞大而复杂，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或衣衫褴褛，或衣帽鲜亮，推拉扯拽着硕大的行李，如潮水般拥满各个车站，那万头攒动的情形是那样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个目睹过它的人。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有近1.5亿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到今天，

人们普遍认为外出的农民工已经超过2亿人，到2015年，中国农村至少还有2亿人口要转移出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一直依靠土地生活的人们，告别生养自己的故土，踏上风餐露宿、前途未卜的打工之路；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涌进钢筋水泥建筑的城市里，要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忍受着艰苦的生活条件，忍受着超强度的劳动，还忍受着一些早于他们进入城市的人的歧视，甚至忍受着比在农村还要低的收入……过着与自己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呢？

“靠天吃饭”是几乎所有访谈对象对家乡收入状况的评语。是呀，对于生活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数亿农村人口来说，有什么比天气更能决定自己地里庄稼的收成呢？风调雨顺是无数人祈盼的年景，对于农民来说，秋天收获的不单单只是粮食果实，还有一年辛劳后的幸福，同时也攒下了美好的未来生活。然而春种了，未必就会秋收，农民可以决定自己地里种什么种子，却无法决定秋天是否会收获种子结出的果实。因为，大自然随时会用它的残酷将农民辛勤的劳作顷刻化为乌有。没有了收获就没有了收入，没有了收入就没有了希望……

于是，许多人选择离开土地，离开那些毫无定数的祈愿，到另一片天空下追寻建立自己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做主的生活方式。

走出来的人群中，男的一般在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女的可能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可当保姆和清洁工；出来的人群中有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打工的年轻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老人。我曾经访谈过一个已经83岁了还没回家的老人，他在一家餐馆给人看门，每天20元的工资，但是包吃包住，对这个高龄老年人依然有吸引力。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回家连个做饭的也没有，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绝大部分农民工来说，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却也只能用艰辛来形容，可是农村的生活，除了艰辛还要再加上“贫困”。很多人就是因为穷才不得不走出农村。如今这些走出来的人们绝大部分已不愿再回到农村，甚至开始厌恶农村的生活环境，很多农村家庭甚至是举家迁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农村的家只成了一个概念，每年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回去几天，然后又迅速回到城市。

离开农村和农业的理由很多，除了收入低，农业劳动辛苦，恐怕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我们发现一些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尽管有很丰厚的收入，其子女依然热衷于打工生活。在一些年轻人的眼中，农村的日子是那样的枯燥，他们认为没有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更单调乏味的了。农民的生活其实只能算得上生存，根本谈不上生活，更不要说有质量的生活。在城市里呆得越久，对于城市的生活也就越向往。因为城市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相对稳定和较农村丰厚的收入，还有着更优越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这种感觉像一种振动波，一圈圈扩散给更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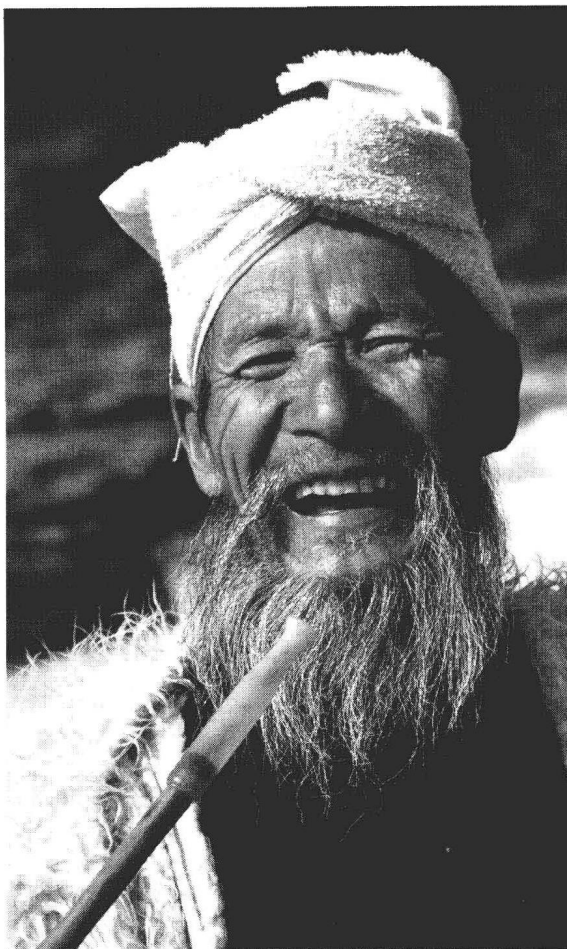
因此，“离开农村”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共识和努力的方向，父母对孩子讲得最多的是“好好学习，否则就只能当农民”；教师教育学生

也是“考不上大学，没出息，就只能当农民了”。社会为人们树立的一个又一个榜样，都是怎样努力成功离开农村的典型。

一个离家出走去拜师学习种地的女孩告诉我说，由于高考失利，家长、老师、亲戚、邻居、同学都给她施加压力，使她没有在村里生活下去的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下，“离开农村”成了人们最强烈的愿望。离开的途径是各种各样的：升学最为体面；打工也很风光；如果能嫁到城里那是最受羡慕；入赘到城镇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

透过一张张或兴奋、或茫然、或沧桑的脸孔，我们能解读离乡的无奈，还是对未来的憧憬？一个个无情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为什么“种地”



竟成为一个惩罚人的职业或威胁性的话语？为什么农民的后代竟把离开农村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奋斗目标？

无奈的逃离

邓津，男，1986年生，黑龙江省穆棱市人，父母都是农民，家中有一位多年瘫痪在床、80岁高龄的奶奶以及两个弟弟。大弟与邓津同年出生，今年24岁，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现在山东做小生意。二弟时年19岁，就读于穆棱市第二中学，是一名高二学生。初中毕业后邓津就一直在家帮忙种地。2005年，邓津和老乡第一次走出农村到外务工。现在太原市建筑工地的地基组当组长。

汗流浹背的种地日子

“农民的日子比想像中苦多少倍。”邓津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他奶奶带病卧床，需要钱来买药，二弟年幼上学，需要钱来交学费，家里的重担全都落在父母的身上。

“那时候，爸妈白天种地，晚上割柳条编筐，周末拿到集市上卖，一天24个小时，17个小时在忙，还得抽两个小时照顾老人，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

看着家徒四壁的草房，年老的奶奶，年幼的小弟和疲惫的父母，邓津放弃了上高中的打算，2003年，17岁的邓津初中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农民。

秋收的时候，他第一次拿起了镰刀开始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三点多，我妈把我叫醒，给了我一个水壶，三个馒头，一根大葱和一袋咸菜，然后吃了点早饭，坐着牛车去南山，天还没亮呢。”他在朦胧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由于不会做农活，一

垄地还没割完，手上已经磨起了两个大水泡。一壶水已经喝下去了一大半，衣服像洗过一样，完全被汗水浸湿了，手指也被黄豆荚划开了好多伤口。到了中午腰都好像要断了，好不容易捱到了午饭时间，馒头有点干了，发硬，大葱、咸菜，还有被太阳晒热的水，他看看还没有收割的大片黄豆，有种晕晕的感觉。短暂的休息后又要高强度地作业，拖着几乎透支的身体，顶着烈日开始了新一轮劳动。正午的阳光直射下来，仿佛要刺穿人的皮肤、肌肉、骨骼，然后将人体内部的所有器官烧毁。邓津感到自己的皮肤像火烧般疼，汗水不停地流，一滴一滴落到豆地里……

傍晚，妈妈驾着牛车，拉着装得满满的黄豆车回家。邓津陪爸爸趁着天亮去割柳条，顺便挖些野菜回家喂鸭子。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已经快十一点了。爸爸上床后不到五分钟就传来了鼾声，妈妈在检查完一切后也休息了，第二天还要早起收豆子。

邓津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被烈日晒破了的皮肤在疼，被镰刀磨起的水泡在疼，被黄豆划坏的伤口在疼，走了一天路的脚在疼，吃干馒头的胃也疼，总之，身体都快散架了，只干了一天活，他就不想再拿着镰刀下地了。他努力逼自己入睡，因为还有好多黄豆等着他去收割。

第二天，天有点阴，“本以为天阴会比第一天的晴天好很多，没想到还有更痛苦的等着呢！”邓津苦笑道。天气阴，没有第一天那么热，但是闷得人发慌，没等到中午就下起了小雨，为了赶进度，一家三口加快了劳作的速度。傍晚时，雨越下越大，雨水落到身上、脸上，渐渐地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们连忙把割好的豆子装上牛车，用塑料布遮上，然后下山回家。雨水使本来崎岖的山路更加泥泞了，牛车好几次陷入泥浆中，从没干过农活的邓津，没有把黄豆绑紧，一车黄豆到家时几乎掉了一半，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妈妈的沮丧和爸爸一声又一声的叹息。

离 家 出 走

艰苦的种地日子和无奈的农村生活，让邓津产生了去城里打工的念头。2004年末，奶奶突然旧病复发被送进医院，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